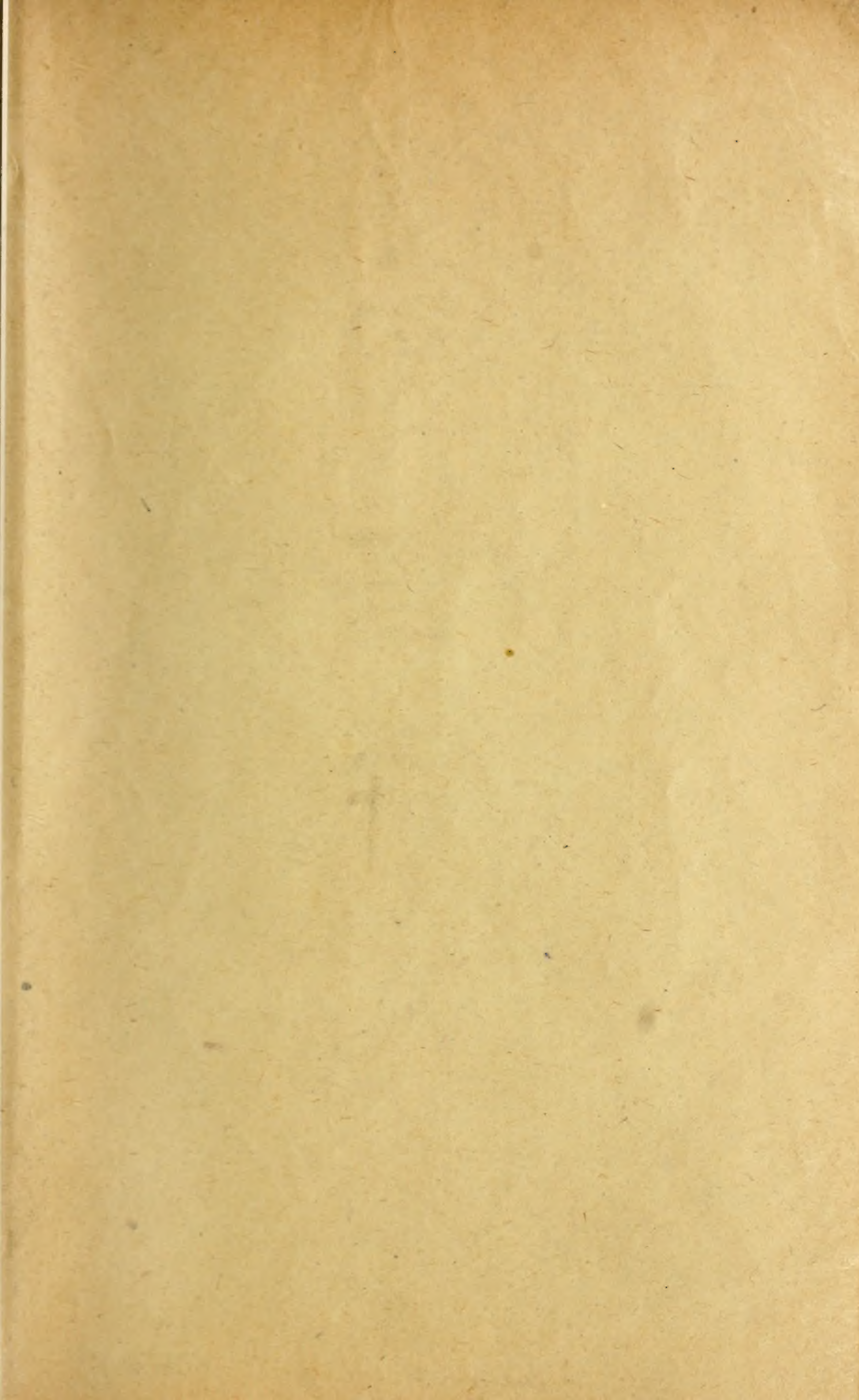


樊山先生戲著

滑稽詩文集

初編

廣益書局發行

近代大文豪
樊山先生影像



自題六十七年肖像

鄉科同榜總成塵。七載前頭介六旬。東國畫師渾不信。剛如四五十年人。

不作天仙亦地仙。五朝經過未華顛。妻奴始信休官好。檢校豐容勝去年。

麥秀歌殘換道裝。山人初遂白衣裳。朝家若問陶宏景。六月松風枕簟涼。

露紒如螺不裹頭。疏頑亦是散仙流。扶桑畫楮羊皮厚。壽抵籛鏗八百秋。

南郡樊山居士書

上海廣益書局編譯部識

樊山滑稽詩文初編目錄

俳諧語

和明人繡鞋詩 有序

和寶生青樓紀異四首

寶生眷一妓妓僞稱寶丈夫而欽澤者拒其嫐也寶生遂以紀異詩屬和久乃知其詐也再賦一律調之

再調寶生兼惱石甫

俳體詩

花鳥一首效唐子畏

賦得中年妾似方張寇四首石甫惠詩有此語詩非好詩題則好題也戲賦

代琴夫人答四首

石甫書中述其佳句云（天女飛來曼陀雨黨人堆作菊花山）

蓋黨會中有女賓演說又有千百人同戴菊花攝影也戲賦

一詩

詩餘

蠶

螢

蜂

蝶

蟬

蟹

蚓

蛙

蟻

蛛

蠅

蚊

樊山稽滑詩文初編目錄終

樊山滑稽詩文初編

東溪居士戲著
廣益書局編校

五言古詩

讀黃公度今別離詩戲反其意有序

余夙愛公度此詩。首火輪舟車。怨速去也。次電訊。恨言之不長也。次照片。恨不得語也。終乃寓之於夢。則古今同然。不盡今別離矣。大抵樂府之遺。多以怨抑爲工。曲屈其思而婉微其指。萋豔其質而幽哀其音。小雅騷經。由來舊矣。僕百憂纒骨。六鑿腐心。顧其爲詩。了無苦語。良以終歲焦勞。惟此一事。是孔顏樂處。猶復虎賁屈子。優孟杜陵。哀樂樂哀。抑何自苦。而況飈輪奇快。電語通靈。萬里之往復。猶一身之脈絡。古有飛仙。殆不是過。何所庸其傺傺哉。亦賦四章。以當神釋。明知愁語易工。驩

悰難述。抑亦反離騷蜀道易之遺意耳。

古稱別離難。難在道路紆。帝命新輪人。改造舟與車。馭風而騎氣。萬里不須臾。之子將遠行。臨分重躑躅。金筒一以鳴。言意兩弗舒。誰知往復理。去疾來不濡。疇昔千里隔。經年裁一書。花時理歸裝。歸已百草枯。今茲五大洲。斷無百日途。三江即戶庭。五嶺猶門閭。淸朝發元圃。逮暮息蒼梧。仙家獨到處。今與四海俱。緩緩陌上花。錢王一何愚。雙飛彩鳳翼。誰謂君身無。

在人則有心。在天則有電。經塗九萬里。可一羅預徧。一投玉女壺。笑溢金童面。朝來問平安。夕報言佳善。門前白揚竿。離若兩行雁。機中粉紙條。一字一珠貫。所嗟錢囊澀。字字銀蚨換。電語不能詳。飈輪附芳翰。繁簡與短長。因風託方便。明明大九洲。南鄉復北縣。君在海西頭。妾在江南岸。綿邈萬重山。中通一條線。針磁兩頭引。肺腑霎時見。

此線無絕時。妾腸何由斷。

有恨石不言。有情花不道。溶溶脈脈間。相對意常好。西人鍊藥水。塗傳玻璃表。攝影入其中。虎頭呈畫稿。散爲百東坡。付之三青鳥。別久見容光。明月入懷抱。妾欲知瘦肥。玉山舊時照。妾欲問煖寒。紫棉舊時襖。妾亦鏡中人。聊爲七襄報。君看芙蓉頰。可似年時姣。君視遠山眉。可曾一筆少。各各呈化身。女牛妒其巧。相將同臥起。相視忘饑飽。我問代卿答。卿悅索我笑。明明雙鴛鴦。兩地從顚倒。百歲相憐愛。鏡容長不老。

古夢定何如。今夢復何如。世以古今異。夢亦古今殊。古人出門難。船馬多艱劬。今人還家易。所至無崎嶇。古人夢中境。雨雪盈川塗。荷行萬里程。常具百日餔。夢想所不到。風馬與雲車。昨宵君夢妾。二龍御飛輿。今宵妾夢君。雙鳳彩雲扶。人心判巧拙。夢境分捷紆。但防兩處

夢。交錯於中途。君夢到妾旁。妾夢到君居。囑君少徘徊。妾歸僅須臾。夢中長會合宛挾風電俱。無論新政策。周孔所不書。春宵作囈語。亦是古所無。

曩在闕中。每舉公度此詩。以爲佳搆。蔡師愚曰。使公自爲之。固當勝彼。余笑謝之。頃繙人境廬詩。偶然興發。爲此狡獪。惜不獲起公度於九原互相欣賞也。二月初九日自記。

七言古詩

後數斗血歌

石甫寄示數斗血歌。余在酒樓。徧示座客。有笑者。有唾者。余獨謂神童之才。實不可一世。叔向所謂革車四千乘。以無道行之。必可懼也。乙菴散原。皆謂自有詩歌以來。無如此凌亂放恣者。舉世恐無人能作。蓋高者深者不屑。而下者淺者不能也。余笑曰。我能之。因作此歌。

歐血胡爲及數斗。試問吐之者爲誰。量之者爲某。嗚呼噫嘻。此斗曾落陳思王之手。以才而論。子建獨得天下十之八。以血而論。神童應佔如今鐵血男兒十之九。神童此血有自來。乃是九嶷衡嶽瀟湘洞庭靈氣所滋培。濡染於秦人桃花之顏色。託始於楚詞香草之胚胎。似取西京妖姬南國麗人之天癸。一一灌注王子喬張夢晉之靈臺。於是心血來潮。心花怒開。心上留不住。口裏吐出來。口裏吐出何物事。紙上活龍活現一千五百八十六個字。都是珠玉之光。蘭麝之香。八寶之妝。九回之腸。神童如開藥店兮。不少丹砂赤箭與青芝。然而亦有牛溲馬勃敗鼓皮。神童如設衣肆兮。不少貂褕錦段翠織成。然而亦有鶉衣百結犢鼻褌。神童倘設酒肆兮。不少金虀玉膾紅蚪脯。然而亦有臭魚爛蝦酸豆腐。神童如登舞台兮。能唱長庚小香胖巧玲。然而不免唱出幾句好似熊文通與貴俊卿。此番發憤嘔血何所

營。只爲北京舞台諸女伶。推崇桀紂幽厲非薄堯舜與湯武。而以女伎歸美於前明。女伶歸美於前淸。神童故是英雄眞種子。一生貪財好色不怕死。君曰我非貪。實因天下好物惟金錢。又曰我非淫。實因柳蠻櫻素悅目而賞心。惟其不怕死。所以最愛從古以來昏淫暴虐無道之天子。其心以爲桀紂幽厲。而外惟有宋齊兩廢帝。北齊西蜀南唐三後主。可稱金鑾殿上之眞龍。其餘黃帝堯舜以後。一切聖帝明王都付萬古凡馬之一洗。其他理學名臣救時宰相無論矣。問君果何取於彼。取其貪財好色不怕死而已。男子乃是泥做底。女兒乃是水做底。此論賈寶玉發之。張靈拾其餘唾耳。吁嗟乎。神童少不得志。不中進士科。老不得志。無奈前後廣東總督何。其人激成古廟伽藍熱鍋螞蟻之形狀。其詩變爲馮猶龍唐伯虎蓮花乞食之謠歌。唐宋詩流逞奇怪。長爪李郎爲元帥。盧仝貫休抑次之。又次杜默與石

介。藥淵一集屬前明。烟霞萬古之樓雄近代。君乃熔於一爐而冶之。奇奇怪怪。不古不今。自成一種澧州公子派。此派何者爲最佳。厥有宮保席上之梅花。跑馬廳前之楊花。而猶不如此詩憑弔亡國之落花。亡國不在玉樹後庭花。而在小翠喜小香水等一十一朶眞鮮花。何以謂之小翠喜。想是又要斷送振貝子。何以謂之小香水。想是某邸福晉要把祿兒洗。小菊芬。簪上神童烏角巾。小玉喜。通靈喞在郎口裏。金玉蘭與于小霞。何其香艷富麗耶。更有菊處小菊處。孫處許處果處德處不足數。至於孫一清張秀卿李飛英。恰好押韻押八庚。若與神童換紅庚。恐怕張生負了崔鶯鶯。（謂玉頑）神童好吟兼好色。爲十一伶嘔出數斗血。此血若上冲。便是天上吐沫之神龍。此血倘下駛。便是殿中洩氣之獅子。龍鬉一滴舞台水彩添一尺。獅子一放舞台電光添一丈。女伶也愛神童俊。飛下風流迷魂陣。那管休生傷杜

景死與驚開。東魂西魂南魂北魂一齊來。魂靈忽從半天墮。銷魂今日纔眞個。不但內閣顧問鴻毛輕。便是廣東總督也不做。晉佐君曰並世佳人見已難。此言矛盾殊未安。在京日日飽看十一美。在滬天仙三美日日看。天仙三女伶詩又惜古來佳人去已久。君何不效吾家樊崇與呂后。鑿鋤掘出冢中屍。水銀光中與交媾。惜君不得爲周宣。不然左右前後冊立四嬋娟。幸君不至作楊廣。不然蕭后也似巢剌王妃樣。因果報應新學所不談。其實蘭因絮果一一當細參。君與西子同一船。我與彌勒同一龕。我年望七君望六。蛾眉伐性將不堪。愛君老有少年意。但見花枝卽心醉。不必梅花及牡丹。鳩槃荼花亦膜拜。祇知靈均目與成。不恤王敦體爲敝。嬉女二萬萬人盡可夫。神童八十一妻皆可妻。君之血分滂湃而奔騰。君之貌兮枯槁而憔悴。回頭是岸好泊船。掌柁持篙莫用灰使者與木居士。我與君俱學詩。君與我

同一師。（謂張文襄）我所能者君不能。君能爲者我亦能爲之。惟有拉雜鄙俚則雖能爲而不爲。此詩不得謂之詩。祇算樵歌漁唱鼓兒詞。吁嗟乎女伶一字不曾識。可惜輕抛數斗血。五更啼煞杜鵑紅。千年莫化萇宏碧。

閱石甫中秋詩戲書其後

哉生旁死無終窮。乃云月於今年終。君生五十五年矣。乃云我生今歲始。（見原詩）然則明年無月耶。何以夜夜珠吐華。然則君纔一歲耶。何以生即稱詩家。議院紛然起相質。嫦娥卒於何月日。狂言詛咒攖天怒。論罰當爲搗藥兎。斜飛露脚不勝寒。早免前朝獬豸冠。銓司注牒常減歲。君何減却五十四。今我猶是故我姿。頭童齒豁肖隆兒。老聃故在母腹老。呱呱滿頷生白髭。君恐姮娥眉厭衰白。毅然獮薙鬚與髮。居然顏色猶少好。金盆靧面桃花雪。獨憐形軀五尺餘。祿兒綳錦須

全匹。嬌啼倘索唐姑乳。誦書欲坐楊妃膝。廣寒宮裏特見原。此兒小時不我識。妄言打破白玉盤。衢巷童謠寧足責。吁嗟乎。本領旣大心計粗。豈獨月死君生乎。誤稱荀卿譏弔靡。莊子應帝王篇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弟音頹此出南華非僻書。墮地即識荀卿氏。視令狐綯差可喜。君家桃葉月中人。君即月中丹桂子。明年抱置晬盤中。面如滿月眞神童。右手先提書日筆。左手還援救月弓。

石甫作剪髮詩又作不剪髮詩見者不解吾以詩解之

九鼎一髮孰輕重。去留曾不關蛘痛。笑君頭上片雲烏。作盡人間翻覆夢。昨者願爲落毛麟。今也願爲有毛鳳。中間斟酌僧道裝。見原詩前後幾成鄒魯鬨。議買幷州快剪刀。圓光項上五伐毛。潘鬢無復一絲挂。髮神蒼華夜遁逃。忽焉自悔前詩誤。不敢毀傷泣且訴。子之矛陷子之盾。世人那得知其故。頗訝兩詩相背馳。亦如兩卦相錯互。從來

錦瑟解人難。我作毛箋與鄭注。君家艷姬紅拂流。雙棲亦是絳雲樓。時時膠靑與刷髩。朝朝鑷白替梳頭。鴛鴦不羨神仙福。忍使禿如粱上鶖。時人勸君獮薙久。梱內之言曰否否。責備難寬子羽頭。剪除爭下楊妃手。除非妾作瑤光尼。方許君爲桑門友。不然風鬟霧鬢人。肯與僧伽盟白首。齊桓好內姬最嬖。吹氣如蘭言金石。挂冠已失鶴頂丹。君最惜珊瑚頂抽簪幸保鴉頭黑。孔鸞各自愛毛羽。松栢何能改柯葉。幸哉君能用婦言。身體髮膚無一失。髮兮勿悲墨翟絲。鬚則務去褚淵戟。頭靑頰白老少年。甚資輔相裁成力。兩詩用意誠不侔。如詞有犯歌換頭。前出中郎之獨斷。後乃東坡與婦謀。我學靈雲作聖解。君詩與髮俱千秋。吁嗟乎。豈惟此詩與髮俱千秋。彼姝者子花見羞。君倘爲僧膜拜不。君不爲僧亦當日繞花鬘三萬周。

石甫和屈翁山五十四歲自壽詩戲疊其韻

顧非熊記前生事。歷歷言之年纔二。青衣媪哺陳圖南。仙骨翛然年纔四。祇今立馬東西樵。阿八從吹赤玉簫。我揩老眼視房喬。眼見聳壑昂青霄。高孝基見房玄齡曰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數君薄倖青樓事。何止鴛鴦七十二。諷君西塞懷古詩。何止驪珠三十四。相君之面非漁樵。亦莫惑溺秦臺簫。長纓如虹復如蝀。直薄西方取羲霄。

一見袁絲顧兄事。論年小我十有二。若論東周靈太子。長我二千四百四。君每以王子晉自居頭銜未可署髯樵。君無須詞賦猶堪擬洞簫。君不見老松拔地一千尺。天然縈帶紅淩霄。

倘歌樂府三姝媚。我無一焉君取二。共分天下十斗才。我當得六君得四。一客彈琴一荷樵。兩人打鼓復吹簫。陶公詩筆知何似。舒卷閑雲在絳霄。

節厂笑余宴起戲以詩答

晝吟兀兀至日入、夜吟矻矻至日出。余情綺麗復飛騰。三昱不負日月燈。一日中以半日睡、半日結客治文字。月得四十五日强、詩百二十有五章。眠少起多莫如某。不學漢宮人字柳。何況孔公一日醒。足當世人二十九。

陳二名其妾曰輕輕或戲之曰輕輕卽卿卿也書此以代箋註

非我卿卿誰卿卿。如聞紅窻私語聲。暖風搓柳細復細。茵席落花輕復輕。雛鶯小鳳知名早。金笙玉磬同音巧。君不見想夫憐是相府蓮。秦吉了名秦急了。（昔有人挑一女倩鳥傳言久不就鳥連呼曰倩急了遂合後訛爲秦吉了）

賦得輕輕得輕字七言六韻

著衣惟愛五銖輕。宛轉明珠掌上擎。微步眞妃炫羅襪。騰空美女誤

廣益書局印行

風箏。舞隨團扇翩翩舉。立向薰籠緩緩行。飛絮因風難捉影。落花到地亦無聲。乘來繡幰人爭荷。扶上金鞍馬不驚。若使婉兒操玉稱。纖纖小小遜卿卿。

七言律詩

俳諧語

靜觀物象叩昭融。杆格還憑理想通。風力完全搓柳綠。花光膨脹出牆紅。鶯黃燕紫文明化。蜂蜜蠶絲智育功。昨見梨園陳百戲。幾多現象舞台中。

和明人繡鞋詩 有序

曩見人詠繡鞋云。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以爲佳句。近人筆記。錄其全首云。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軟玉淩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頸聯見上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記者謂

是徐秉衡平作。而不箸其爲何時人。楊子琴則謂是明人瞿佑作。未遑考訂也。嘗謂詠物難。詠閨閣中物尤難。要在麗而不淫。新而不纖。若此作可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雨夜無俚。輒復和之。意若有餘至於再四。並邀同社繼作焉。

依約紅菱兩角秋。女兒學繡在針樓。著從羅幙羞人見。行傍雕欄不自由。洛女微波花四照。窅娘新樣月雙鈎。香蓮生怕淤泥染。屢却探春陌上游。

前題再賦

刻意閨中刺繡紋。縷金屧子麝烟薰。並頭菡萏常相倚。比翼鴛鴦兩不分。香徑兜回花裛露。錦裙遮斷月籠雲。如今剗地宮蓮盡。千步廊前響不聞。

前題三賦

梅花妝閣兩重階。見慣玲竮瑣步來。莫便沾泥隨粉絮。爲誰忍露立蒼苔。南堂掩斂提金縷。北里殷勤代玉杯。拜月西廊行復止。鳳頭端正印香灰。

前題四賦

捉得雙鸞臥榻邊。宋詞平頭鞋子小雙鸞 朝來雙起夜雙眠。瘦於春筍含羞試。軟甚兜羅著意憐。自愛踏青辭繡幰。轉愁多露損紅蓮。小名獨見防人見。蹴踘相呼不肯前。

和寶生青樓紀異四首

回首齊宮剩此人。霓裳法曲墮風塵。貴哥秘事參差是。賽姐香名積漸眞。賽姐賓男子 三月江南渾是夢。一生花底奈何春。蓮花艷奪桃花色。誤引漁郎來問津。

細辨君家芍藥枝。無情人贈有情詩。衣寬紫鳳從顚倒。扇障紅鸞半

信疑。伯樂豈眞忘牝牡。木蘭各自混雄雌。煙眉露眼章臺柳。曾植靈和舊殿基。

錦瑟徒勞箋注家。當筵定子薦流霞。玉人自倚風前樹。老我難分霧裏花。何晏入宮親傅粉。漁童作婦代煎茶。對卿大有茵藩感。開府三娘早建牙。（某中丞少好女裝人皆稱三姑娘）

美男破老亦尋常。斷袖翻爲掩袖粧。祇道朝雲迷下蔡。豈期宋玉出高唐。櫻桃已入同名錄。蘭麝微聞竟體香。親爲鄂君舒翠被。一宵惆悵合歡牀。

賓生眷一妓妓僞稱實丈夫而釵澤者拒其嬲也賓生遂以紀異詩屬和久乃知其詐也再賦一律調之

虛稱何晏婦人裝。昨夜巫山枉斷腸。宜主擁衾原狡獪。朝雲涉筆郎荒唐。望中梅子難消渴。鏡裏花枝莫齅香。姹女河間工計較。秋波側

注在錢囊。

再調寶生兼惱石甫

雄龍雌鳳各分行。亭長何勞署染香。難得無雙華（平聲）下女。盧傳薛九侍中郎。（彼姝氏薛）迷藏苦恨雲屏影。佳俠空函寶鏡光。任是女身轉男子。（見北朝造像）高唐而外有龍陽。

俳體詩

頗黎方空兩重窗。滕巽威棱已盡降。一瓣鑪香留半瓣。孤艭齋式改雙艭。奴書姿媚摹蘭里。僧畫精能品漸江。夜與梅花同不睡。五更銜壁有金釭。

花鳥一首效唐子畏

春來花鳥暢風襟。花在房櫳鳥在林。花效詞家攤破體。鳥酬詩叟打乖吟。幽花避鳥垂鈴密。嬌鳥啼花入樹深。莫誚漁洋不相識。江花江

鳥最關心。

賦得中年妾似方張寇石甫惡詩有此語詩非好詩題則好題也戲賦

徐娘半老直無情。郎命風流陣裏輕。九子毋居羅刹國。如夫人藥受降城。玉顏換馬寗能去。肉袒牽羊枉乞盟。家國祗今同一嘆。黃金難養美人兵。

鴛鴦同命不同宮。豈意蘭閨兆女戎。報越王讐由越女。將河北賊比河東。馳驅陳檻無寧日。顚倒要離在下風。獅豸觸邪成底事。祗應折角似充宗。

牡荆在手卽稱戈。柰此蕭娘跋扈何。八字春山橫劍氣。兩眸秋水慣風波。牛方轂觫施鞭苦。虎號胭脂食肉多。多謝孟婆與方便。羅帷屈膝許求和。

𩙪風退老在中年。多分前魚怕棄捐。紫誥恩榮歸草竊。綠林豪傑亦

花鈿。兒曹膝下眞銅馬。宗教閨中奉白蓮。試誦白頭吟一徧。白頭賊在臥牀邊。

代琴夫人答

白頭君自負鴛盟。非我親卿孰愛卿。名士從來能作賊。佳人何必定傾城。久煩秦系偏師擣。莫視條侯敵國輕。果效龐涓徵側反。據鞍人恐困南征。

當年嚙臂誓山河。何意今操同室戈。未必郎心眞似妾。不蒙子惠豈無他。問余符竊如姬否。奈汝香偷賈氏何。果有黃初天子分。嬌兒射鹿淚痕多。

野心狼子可人憎。羿射姮娥恐未能。桃葉女甘歸雀術。琵琶婦肯泣蘷陵。飛昇終賴文簫虎。飢飽難調呂布鷹。夜抱香孩同榻臥。南唐降表遞何曾。

佯嗔薄怒總尋常。賦到塘蒲事可傷。樂府最憐薄命妾。女冠難得有情郎。一條拗頸橋邊水。十種迴心院裏香。終是文君解消渴。莫彈綠綺更求凰。

石甫書中述其佳句云（天女飛來曼陀雨黨人堆作菊花山）蓋黨會中有女賓演說又有千百人同戴菊花攝影也戲賦一詩

天女由來卽黨人。無端唐突到花神。掃空粉黛尋常語。縮短黃金丈許身。燕本勝環仙骨瘦。牛原輸李晚香新。諸公兢奪東籬錦。懷葛遺民不敢嗔。

賦得黨人堆作菊花山 得堆字

鈎黨今何盛。人爭攝影來。菊須雙髩插。山借萬花堆。晚節膺滂契。孤芳蜀洛才。上頭黃鶴舉。遠脈白龍回。交淡香逾永。根深玉不頹。姓名

金管寫。文采錦屏開。近接幽燕桂。遙聯大庾梅。饕英先達在。應讓左徒魁。

髯翁徵詩戲賦 時留塢徒茄勒路順元里北弄髯以每字冠首索詩

茄荷隔浦作新秋。勒住斜陽緩下樓。路粹有文傷鍥刻。指近日事 順郎讀曲自風流。昨夕顧曲 元譚喜入光風座。里耳難諧白雪謳。北夢有言殊瑣瑣。弄花掬水足清游。

再用茄勒體呈髯翁 進退格

茄瓠盤餐一味清。勒移何必向山庭。路門立鵠逡巡散。順水觀魚自在行。元美閒常儲史料。里堂貧尚註羲經。北堂少住抄書手。弄月嘲風萬事輕。

即事寫懷用雙聲體葫蘆格簡伯嚴

待旦綄帢聽倒顛。挑鐙談道斗當天。剡藤妥貼謄潭帖。帝鼎添調舐

大丹。鐵鐸丁冬登塔頂。電燈特達到臺端。頭題點定唐廷體。端的推他典坫壇。明日社集故云

再效雙聲體簡伯嚴

惠洪合喚虎侯憨。戶后揮毫好和韓。灰陷或烘槐火緩。幌橫回護蕙花寒。紅蒿滑笏還酣會。蔞蒿有紫色者畫幌黃昏賀合歡。何限壞裲寒後換。煇華橫桁獲狐貛。

三效雙聲體簡伯嚴

性習相形羨洗心。惺惺惜惜宋詞惺惺還惜惜惜惺惺。蕭閒細寫先賢像。仙俠咸讀如賢修孝秀行。繡幰狹邪羞戲狎。金陵官場禁冶遊小溪讀如奚消息想薌馨。宋人梅花詞清淺小溪如練休休嬉笑休休居士閑閑喜。閑閑居士宵醒香銷現曉星余與伯嚴皆喜夜坐

約客會食即席四效雙聲體博粲

薦鳩剪韭潔薑椒。酒價千錢醑幾蕉。蔣徑巾綦欽結簡。元結孟簡京江嵴舊見金焦。淒其鏡架嗟輕嫁。時與客談某氏離婚事鏡架用李易安語檢校棋楸忌强敲。詰書棋品最高近不與人對局淺沏旗槍講交契。舊情親切漆兼膠。

寄贈石甫效疊韻體索和

摛詞恣肆世師之。姿既岐嶷氣亦奇。此豸二字借用職司宜直指，執箕姬侍是西施。枝棲誰識斯時意。紙貴知題幾寺詩。綺屣絲綦思麗靡。茲詩比似紫離支。

先研端硯選宣箋。讚歎旋娟漢殿仙。橄欖館前憐嬿婉。蘭荃匳畔慣纏綿。安禪絹扇旃檀染。添豔丹顏菡萏鮮。淺淡單衫煩檢點。敢拚環釧換連錢。

詩餘

千秋歲引

此調出於高麗樂府、句法有廻鸞舞鳳之致、收句以促拍赴之、最難兜住、戲成四闋、以娛長夜、玉溪錦瑟之遺也、

去年秋後。總是愁時候。走馬章臺怕回首。將離花勸將離酒。相思淚落相思豆。北來鴻。東來鯉。今年又。算念得何郎詩上口。算携得荀郎香滿袖。欲把平原買絲繡。令人愁是春山皺。令人喜是秋波溜。喜也彀。愁也彀。爭消受。

前調

叮嚀明鏡。莫放朱顏老。人壽月圓花更好。紅蘭卽是相思草。靑禽卽是相思鳥。玉璫投。團扇寄。難爲報。願金鴨一雙含瑞腦。願紫燕一雙棲玳瑁。願擲黃金買年少。桃花面對桃花笑。蛾眉月寫蛾眉照。萬祝告。千祝告。相逢早。

前調

贈輕輕

綠波南浦。一叚銷魂賦。怕見江南合歡樹。梨花影似娉婷女。娉婷淚似梨花雨。曲欄干。深院宇。愁來路。　妾自傍鴛鴦湖畔住。郎自向鳳凰山畔去。試問銀河幾時渡。有情總被無情負。負情悔被多情誤。欲往愬休往愬。天憐汝。

前調

代輕輕答

蓬山青鳥。枉寄相思字。勞燕東西等閒事。濃情深似桃花水。郎情薄似桃花紙。白頭吟。秋扇賦。休相擬。　了不羨朱翁他日貴。更不望連波今日悔。身似井桐別秋蒂。玉環領略夫妻味。雙文通達夫妻例。笑不是。啼不是。難爲計。

沁園春十二闋

蠶

簫鼓祈神。姑婦爭迎。馬頭令娘。看南房夜火。黃蘆織箔。東牆曉露。素手提筐。任是蘇杭。三眠八績。未抵湖州綠葉香。西陵后。痛橋陵已矣。何處親桑。　人間不廢元黃。料難掩朱絲白繡光。把萬端經緯。向人傾吐。雙生羽翼。任爾飛揚。諸葛忠清。有桑八百。功在成都濯錦江。將餘緒。爲巖廊補就。袞繡衣裳。

螢

咄爾小明。一闔一開。如爝火然。且入簾消領。羅衣香澤。照書締結。文字因緣。星飈花梢。電流竹外。莫近桃根團扇邊。休矜炫。入碧紗囊底。欲出應難。　羣飛隋帝宮簷。當碧血青燐一例看。算有功暑夕。食蚊都盡。流暉歧路。策馬難前。淮南萬畢術螢火却馬暗處偏明。明邊轉暗。好在烟昏雨晦間。眞陰象。竟不知世有。白日青天。

蜂

咨汝蜜官。奉使尋花。金翼傳之。看明明冠幘。與蟬爲友。纖纖針尾。以蠍爲師。果有君乎。儼然王者。一日兩衙猶漢儀。君何幸。並桃蟲名字。寫入周詩。　春風戶牖離離。羨一寸樓臺結搆奇。笑年年卜宅。經營蠟塞。朝朝銜蕊。迴避蛛絲。春苑探芳。冬房割蜜。辛苦甘甜都爲誰。尊王處。把幽蘭冠首。馱得香歸。

蝶

栩栩蘧蘧。爲蝶爲莊。翩然夢游。把花斑寫入。黃金扇面。絲絲縛上。碧玉搔頭。膩粉飄衣。丁香點眼。滕閣春風筆底收。雙飛處。羨韓憑夫婦。千載風流。　天生一種輕柔。在卅六宮中十二樓。向紅房棲息。休孤好夜。珍叢廝守。直到涼秋。睡裏多情。香中長壽。銷盡紅鵑綠鳳愁。修眞地。縱太常官罷。猶有羅浮。

蟬

誰謂無情一碧如烟。槐陰柳陰。正三危露下。隔花偷飲。五更風裡。抱葉長吟。冠珥登朝。纓緌照座。肯逐豐貂易素心。齊門女。自采蓮人去。啼到如今。 孟家細鏤黃金。傍玉鏡臺前帶笑簪。看蜀都花好。連翩蜿玉。（蜀多玉蟬花）漢宮葉落。悽愴聞琴。雪不知寒。風能解慍。世態炎涼汝最深。高飛去。莫螳螂黃雀。輾轉相尋。

[illegible]

候館離宮。石井銅鋪。都曾聽伊。記將軍居處。象爲樓觀。相公褒贈。錦織蓑衣。金帶腰圓。琵琶翅短。（賈似道蟋蟀經有錦蓑衣金束帶琵琶翅諸名）花譜禽經無此奇。相爭競。似如今女學。雄不如雌。（蟋蟀雌門雄不門） 一燈織室鳴機。正四壁秋聲唧唧時。向紡磚愁聽。鮫珠女子。竹籠喚賣。鵓角孩兒。白石能吟。碧山善和。豆架瓜棚蟲絡絲。宜孫子。看二南七月。都說螽斯。

蚓

生無骨筋。食槁飲泉。於陵與同。向韭畦收採，擣泥治鯁。藥匳珍弆，出土爲龍，(本草蚓爲土龍)玉砌光陰。瓊州鄉貫。朐䏰名傳漢志中。(漢志朐䏰即今瓊州以地多蚯蚓故名)軒轅後。更有誰曾見，汝大如虹，　藏身喜傍蘭叢，莫嗜齧香根寸寸空。笑似蝸少角。免尋爭戰。如蠶無繭。不受牢籠。濕草陰牆。乾苔淺土。朝暮長吟一笛風。生何幸。看後身仍化。白合花紅。(蚓化爲百合見劇談錄)

蛙

唐十二陵，宋五六更。汝其司之。笑坐井公孫。枉稱尊大。食糜天子。苦問官私。爲告龍王，身今無尾。愼莫追尋蝌蚪時。堪傾聽，是池塘青草、梅雨萋迷、　兩衙鼓吹如雷。合笑煞鍾山孔稚珪。看略具爪牙。在田爲虎，(蛙有名黑虎者)並無冠幘，入水爲雞，(田雞一名水雞)折足成蟾。無腸是蟹，(蝦蟆無腸見埤雅)也奪東方錦袄披。何年月，化宋家楊戩，驟躐凰池，

蟻

汝與杜鵑。與蝦與蜂。皆有君臣。看城池臺殿。公侯將相。秩然有序。而況於人。國步將移。南柯古郡。坐困檀羅十萬軍。槐陰午。詫淳於一夢。夢也如眞。　如今捲土休論。效龍蠖泥蟠屈不伸。且身衣朱紫。（朱蟻紫蟻）自成封域。豫分黑白。力禦強鄰。環雀珠蚳。不如筏螘。奪得龍頭與報恩。吾方倦。任牀前牛鬪。熟睡無聞。

蛛

楚國龔生。顧見綱絲。飄然念歸。看南詹布陣。坐擒蜂蝶。東山惜別。長伴蟢蛸。縋鏡生憐。罥衣有喜。昨夜羅裙綏帶圍。天然巧。把牡丹鈿盒。乞與環妃。　不如葦箔蠶肥。縱嘔盡柔絲不上機。笑終朝組織。難成錦段。多年長養。也孕珠璣。（先君童時斃一大蛛腹中有碧珠一枚）小類榆錢。大逾茶鼎。苦戰雙龍事已非。兒童語。怕蠨蛸寇汝。牢守門扉。（秦中兒童戲曰顛當當當當牢守門蠨）

廣益書局印行

螉寇汝無處奔

蠅

營營青蠅。其聲與形。齷齪可憎。看波斯多狗。生而相附。涼州有虎。遇則成擒。御手親彈。宮屏誤點。鑄錯深嫌曹不興。中書省問從何集此。遽爾飛騰。　趨炎附熱偏能。便謝壁班紈拂不勝。嘆南風扇暑。徒驕白晝。北京解穢。賴有清冰。人縱信讒。汝還多事。白璧難汚一點青。窗前紙。笑任鑽不透頭也應疼。

蚊

朝也有蠅。暮也有蚊。長夏懊儂。看燈前畏齧。艾煙深炷。花間防嘬。扇月輕攏。（平聲）飽去櫻桃。飢來柳絮。心服希文體物工。么麼物。與醯雞野馬。飄瞥應同。　前身子孑微蟲。（子孑音吉厥一作蛣蟩又名倒跂蟲）更巢睫蟭螟出海東。（晏子東海有蟲巢於蚊睫曰焦明）歎世間未有。無雷之國。此曹多在。避暑之宮。晴

入羅帷。倫嗜玉臂。斷送柔荑一掴中。眞省小算掃除功大。只有秋風。

書

致梁髯

伯言見余作詩。既多且速。戲謂君心是造詩機器。此言入耳。觸類旁通。遂覺引伸無盡。嘗謂女媧是造天的機器。大禹是造地的機器。盤古夫妻是造人的機器。耶穌是造萬物的機器。等而下之。清官名士正經人。是造謗的機器。新衙門包打聽。是造謊的機器。大挑即用。是造糊塗官的機器。不通翰林。是造腐爛闈墨的機器。眞卑鄙。假道學。大賄賂。闊親戚。是造升官發財的機器。慳吝是造富的機器。揮霍是造窮的機器。野雞是造瘡的機器。飽食不用心是造糞的機器。淫婦庸醫酷吏。是造死人的機器。狂嫖昏賭。胡吃混喝。是造病的機器。外國老鼠。是造瘟疫的機器。中國王貝勒軍機大臣。是造滅亡的機器。

時文

馬桶臭制藝

且人情莫不喜淨而惡髒。而人身不能有淸而無濁。故其氣常有下行之勢。而其器遂爲衆穢之歸。蓋彼方蹲踞自雄。而人皆掩鼻而過矣。「便壺之臭甚矣哉。然罪止於鹹騷而已。若旣瀉於後。復洩於前。則二便齊歸。而透腦之芬芳愈烈。」痰盒之臭甚矣哉。然罪止於腥腐而已。若不湧於上。而注於下。則獨門生意。而描金之雅謚誰爭。「一今而知天下之至臭者。莫馬桶若矣。「一日而一倒者。雖臭而非極臭也。惟今日坐之。明日復坐之。新壓陳而陳又加新。則雖宰相薰天。無此猖狂之氣。而積數日之蒸騰鬱悶。其臭遂貽乎萬年。」一人而一桶者。雖臭而非奇臭也。惟此人坐之。彼人復坐之。甲讓乙而乙又讓丙。則雖雜流筮仕。無其合沓之形。而傾數人之心腹腎腸。其臭實

兼乎衆妙。」大抵男子之桶。其臭常不敵婦人。男子得氣較清。一便外無餘事矣。婦人則黃白之餘。而又益以紅經綠帶。敗精惡露之屬。則氣以雜而不純。故不潔之西施。每爲衆惡。」抑病夫之桶其臭更甚於好人。好人蓄洩以時。一日中有常度矣。病夫則起居無節。嘗備歷乎傷寒夾食。痔漏腸癰諸症。則氣以邪而不正。故嘗糞之勾踐勢處萬難。」一夫毛坑臭矣。然皆翕受乎馬桶之餘。其質不無殽雜。而桶中則皆元汁也。譬如釀酒。以不攙水者爲佳。」一糞擔臭矣。然又轉販於毛坑之內。其汁愈覺澆漓。而馬子則其初祖也。譬如製器。以能創始者爲貴。」嗚呼。明知其臭。而不可一日離。倘所謂道在屎尿者非耶。

易石甫後高州謠制藝

觀察之賦高州。誌鬧熱也。夫高州之鬧熱者何。匪鬼水也。民紳兵也。

此詩傳。石甫亦傳。高州亦傳。」嘗謂道不如府。位雖尊而實閒曹也。外道不如首道。地雖廣而實冷宦也。閒中而得鬧焉。冷中而得熱焉。則惟易觀察之在高州。」夫高州豈鬧熱之地哉。窮荒萬里。本古來遷謫之鄉。今雖瘴癘稍淸。而狖鳥蠻花。迥異中原之氣象。則秉六條而問俗。度不過楸枰對客。閒敲白鶴之棋。」卽高雷陽道亦豈鬧熱之官哉。衙鼓三通。來幾個門前之客。今卽坫壇雄長。而蛟愁鼉憤。不勝屈子之離憂。則乘一障以臨邊。亦惟是蕉荔興懷。默灑朱鳶之淚。」然而石甫之高州謠。則居然鬧熱矣。其詩曰。「一鬧熱匪。二鬧熱鬼。三鬧熱水。鬧熱者愉快之辭。而際茲元二災年。匪可怕。水可怕。鬼更可怕。則愈鬧熱而愈悚惶。」詩又曰。四鬧熱民。五鬧熱紳。六鬧熱兵。鬧熱者蕃昌之象。而值此天人交迫。紳可哀。兵可哀。民更可哀。則彌鬧熱而彌愁苦。」殺人放火則匪鬧。拋磚擲瓦則鬼鬧。乘風鼓浪則

水鬧。至於索餉求糧。無日不呼號鼓譟。則紳民與兵皆鬧。舉國若狂。而且屢上萬言之牘。鬧乎不鬧」一烽火連天則匪熱。陰燐徧地則鬼熱。赤日當空則水熱。至於逃荒打仗無人不袒裼裸裎。則紳民與兵尤熱。地當溫帶而又適逢三伏之天。熱乎不熱」一之六者。紳民與兵人也。匪亦人也。所以鬧熱至此者。鬼爲之水爲之也。匪入豪家。則有死紳矣。匪入白屋。則有死民矣。匪入行營。則有死兵矣。兵與紳民復仇。則更多死匪矣。是爲鬼者。不皆由於水也。披森羅簿籍以呼名。冠帶者紳。襤褸者民。甲胄者兵。枷鎖者匪。閻羅王倚歌而和。殊覺陰曹之喧鬨。不減陽間」一紳懷義憤。有蹈海者矣。民困懷襄。有爲魚者矣。兵決上流。有覆沒者矣。匪敗而追兵在後。有自沈於河者矣。是死於水者。無往而非鬼也。入水精宮殿以招魂。紳是波臣。民稱海戶。兵爲牙爪。匪作肉糜。海龍王端冕而朝。殊覺水府之囂騰。一如陸地」一嗟

乎。兵戈水火。列郡騷然。固知唐宋逐臣。遭際尙優於石甫。「南北東西。四魂銷矣。忍令臺灣舊稿。老年重續於高州。石甫奈何。高州奈何。

黨人堆作菊花山制藝

人作花山。黨派之至高華者也。夫菊花山與黨人何與。然人佩一花而攝影。則堆作山矣。石甫誠善喩哉。且山有聚米而爲。即有堆花而就者。皆無人與乎其中也。若夫萬人一黨。一人一花。一鏡納無數之人。萬花成統一之黨。鏡與人對峙於尋丈之間。人與花層疊於堂階之上。而黨勢於是乎盛。而山勢於是乎成。「是說也。起於統一黨之作會。而徵諸易石甫之作詩。「滄海之橫流靡定。此獨有春秋大一統之思。故地望崢嶸。儼若霞標之崛起。「南華之物論難齊。此獨有天下爲一家之致。故人心樂附。同蜚晚節之馨香。「是會也。黨人千百衆。菊花數百盆。會長令曰。凡攝影者皆戴花。此黨人堆作菊花山

之句所由來也。物之蘲壘者曰堆。人而言堆。有積小高大之義焉。白龍堆取諸北摘。蒙部來庭。金粟堆奪自西方。藏人受吏。敢以是爲黨人賀」一器之奇巧者曰作。山而言作。有華嚴彈指之象焉。作蛟龍不需雷雨。乃爲特別之英雄。作鴛鴦卽是神仙。別有自由之婚禮。又以是爲黨人頌」一秋花也而採於孟春。則佩寶銜華。頗似仙人之游戲。今者杞籬無恙。而荊公題句。始識楚詞有不落之英」一高山也而起於平地。則出雲降雨。實爲盛世之嘉祥。今也楓陛摧翻。知老杜吟詩。斷無堂上不合生之樹」一於是主會者曰揷花而滿頭之菊爛然矣。芬芳同佩。寶星之拜賜何多。襟袖皆香。淸露之飲人奚盡。黨人皆菊人。斯世所以有金鑄之山河」一於是攝影者曰排班而羣玉之山卓立矣。殿上諸賢。巽後來積薪之居上。座中佳士。如左右修竹之成林。黨人皆山人。當世所以多白衣之宰相」一以言乎廣大。則楚國梗楠。

茁其下者猶爲芝菌。霍州珠玉。覆其上者悉是雲霞。」以言乎崇高。則脚根鐵鑄。雖累基十二以何危。前面松排。如起閣三層而未已。」嗟乎。復社東林。何人不關心國計。從此黃花洗隱逸之名。」雄龍雌鳳。二者當並立人間。從此遠山生蛾眉之色。」蓋花之中更有花焉。則女賓是也。九月風簾。人如花瘦。獨非所論於巾幗之奇才。觀其點頑石之頭。誰不羨天花亂落乎。」抑山之上更有山焉。則石甫是也。一生蠟屐。好入名山。獨有人不樂藁　之在外。使我有移山之術。君其從海上飛來乎。

中年妾似方張寇制藝

以寇喻妾。過矣。夫妾何至如寇。中年妾何至如方張寇。此殆易子之讏言耳。聞之易曰。匪寇婚媾。寇與媾明明兩相反矣。乃相反也而適相似焉。則是牀笫之間。隱然樹一敵國。而衾裯之內。赫然修我戈矛。

噫。異矣。」易子曰。陽則一而陰則二。故妻與妾恒相續而來。」嘉曰妃而怨也仇。故姦與盜亦相因而至。」吾今於小妾有感焉。論正嫡之尊嚴。儼同獅吼。是寇不在妾而在妻。乃內子言旋而三五在東。忽現欃槍之象。則房帷尺地。何處是吾四塞之河山。」論生平之歷力。自命梟雄。是寇不在彼而在我。乃丈夫短氣。而三戰皆北。幾成城下之盟。則智勇俱窮。何人禦彼九子之魔母。」當碧玉破瓜之始。雖嗔亦喜。靡怨非恩。禮法所不能馴者。愛情皆足以攝之。寖假而及於中年矣。愛情以積久而衰。彼方自悼前魚。我又情牽野鶩。則兩相激而寇之勢以成。」當蛾眉換馬之初。如月新生。如花始放。瑕瘢有不能掩者。熱度皆足以鎔之。無何而忽已中年矣。熱度至盡頭而滅。我之包含者少。彼之觖望者多。則兩相角而寇之燄益肆。」寇之初起也。猶有若前若却之思。而今則張矣。發聲似鐃鼓震天。舉袖似旌旗蔽

日。雖貴如王導。能不鞠躬於繡榻之前。」寇之既老也。或有一勝一負之望。而今則方張矣。跋扈似文佳稱帝。專制似武媚臨朝。卽勇類要離。能不稽首於蓮臺之下。」且夫禦寇五策。不戰卽和。不和卽降。不降卽走。不走卽死耳。我欲戰乎。則臥榻之旁。誰效曹彬之興宋。我欲和乎。則歲幣之議。誰如王倫之使金。計惟有遷都以避之耳。然我能往寇亦能往。豈容南走越而北走胡。」既不和矣。則枕衾淚濕。不能使反側子自安。然則降乎。則釵鈿金多。不聞爲歸命侯鑄印。計惟有捨身以殉之耳。然我假義寇亦假仁。不容臣死忠而子死孝。」易子之言如此、嗟乎。以美妾爲寇則太忍。以賢妾爲寇則太誣。以有功之妾爲寇則負心。以食貧之妾爲寇則不義。於是含冤者有控詞。而聽訟者有明斷。

於是伶界男女兩狀元俱出門下矣制藝

門有兩元。豪矣。夫伶界而有狀元。狀元而分男女。男伶女伶兩元。而皆出石甫之門。其自豪也宜哉。且天下號稱第一人者。必其不能有二者也。乃此亦第一人。彼亦第一人。且更有人駕乎兩人之上。而同時號稱第一者。皆出其下焉。則師若弟皆第一。不僅有二。抑且有三矣。說在石甫門下得兩狀元是。」石甫若曰。天地英靈之氣。厚於男子。亦不薄於婦人。古今科舉之榮。廢於朝廷。而轉興於伶界。吾竊於梅蘭芳孫一清三致意焉。櫻桃楊柳之名。居然並噪。知高岡鳴鳳。鳳猶遜此聲清也。紅分綾餅之香。炬照金蓮之步。惟有催花天子。始能收菊部之門生。」絳樹黃華之巧。何幸同時。知紫陌看花。花轉不如人俊也。袍奪東方之錦。髻橫司馬之簪。雖有曲子相公。不敢作花叢之座主。」吾也游梁王之兎苑。笑迷離撲朔之難分。入唐帝之梨園。覺顏色聲音之並妙。然而銀漢非遙。惟初七始通銀漢。蓬山已遠。況

萬重更隔蓬山。亦惟望崑玉而縈懷。仰桂林而結慕焉耳。」而幸也。梅伶之有祖也。金蘭締三世之交。玉樹侈千言之贈。則祖考相知於昔。而子孫相契於今矣。」而幸也。孫伶之有父也。義兒既附於歐史。親家亦踵乎唐書。則昔無飢膚之親。而今成骨肉之愛矣。」於是紅雲兩朵。平分鏡下之芙蓉。於是碧樹交柯。並作門前之桃李。於是雙麟雙鳳。皆曰知弟莫如師。於是一雌一雄。誰謂生男不如女。蓋至是男女兩狀元。皆出門下矣。」夫然。而今之士女可以興。大陸山河之秀。久毓英豪。苟其人非甚駑庸。誰甘作太眞之第二。特人情不激則不動耳。以舞女歌兒之荏弱。而天風吹下。儼踏金鼇背上而行。則凡國秀閨英。皆有跨彩鳳駕蒼龍之想。而四萬萬黃人之學術。不至於參天兩地而無休。吾中國萬象更新。問何事不如華盛頓哉。」夫然。而我之缺憾可以補。南宮進士之科。屢傷毷氉。至於今備員顧問。誰

復知國士之無雙。然運數有塞亦有通耳。以大夫亡國之餘生。而絲竹堂前。哀然金馬承明之首。直覺珠聯璧合。眞有左金童右玉女之思。而一雙雙珠淚之哀吟。雖極之石爛海枯而不恨。彼古人九原及第。何如我生作狄梁公哉。

判詞

琴姬寃詞

具呈人花翠琴。爲夫主肆口寃誣。懇祈昭雪事。竊翠琴早離怙恃。誤落風塵。亟覓良家。遂歸耄吏。一枝紅杏。强倚枯楊。百囀黃鶯。勉隨老鸛。心如膏火。煎油郎病骨以成塵。身作蒲帆。送茶客輕舟而出世。舉家白眼。兩次青樓。膝繞雙雛。眼空萬馬。則有龍陽才子。豸繡神童。在名場卅年。領右江一道。禊捐澧浦。本有梁鴻之妻。路出春申。巧遇李園之妾。遂聯鴛耦。隨任龍州。三月宣風。一朝落職。書餅名士。岑參部

之彈章。紈袴少年。柯中丞之考語。相從萬里。浮海入江。不名一錢。自閩徂鄂。從此居廬三載。食貧六年。貯苦停辛。相夫教子。朝謀酒價。拔蟬鬢之金釵。夜伴書燈。費鴛針之繡線。洎乎。肇羅蒞任。嫡庶紛來。三妾一妻。視齊人爲倍。朝雲暮雨。豈楚王所堪。夫三士二桃。隕身不免。況多僧少粥。飽食安能。雖逐鹿房中。得雋未知誰手。而積薪榻上。後來終在人先。今者故劍還鄉。青琴在御。重來滬上。賃此樓居。竊自以爲尋魚水之歡。勝於富貴。作鴛鴦之夢。不羨神仙矣。何期夫也不良。言之可醜。頃見其詩云。中年妾似方張寇。此則腐心切齒。泣血呼天。不能不申辯冤誣。仰求昭雪者也。夫翠琴今年三十三。兒夫現年五十五。是渠已篤老。何得嫌我之中年。翠琴孤居上海。與舊院無往來。而其弟作督西江。爲政府所拏辦。是寇出渠家。何得誣我爲巨寇。苟有哮闞狺語。四鄰寧不聞知。如非攪甕翻盆。七字何容妄造。夫以千

金置媵。十載從夫。紫誥難希。斛珠無望。所恃者高柔愛玩。荀倩恩憐耳。今乃病狂喪心。發風動氣。終身若此。惟垂泣於中庭。中歲且然。更何望於白首。厭家雞愛野鶩。保無聘茂陵女之心。狎淫女比頑童。本來具登徒子之癖。或因防閑致怨。約束成讐。此則劉夫人恐傷盛德。益高安石之名。管仲姬獨占春光。懼損鷗波之壽。渠既讀書。寧不知此。而乃惡詩示人。寇讎目我。以張八生硬相比。則脫籍者已不堪。以齊二寡婦見譏。則爲夫者更不利。是用列詞上訴。泥首哀鳴。伏望雪洗兒之謗。史考楊妃。辨齟儈之誣。案翻淸照。德同香尉。護花有玉署之鈴。條詩改徐凝。洗墨涌廬山之瀑布。謹呈。

判琴姬詞

判曰。易觀察周家太子。其生有所自來。海內名賢。無一不相識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跌宕風流。不拘繩檢。爾琴姬登茵離溷。風高重轉

落花紅。將故比新。又是一年春草綠。本無可憶。金徽不是無情。事有竟成。玉樹居然可倚。閒著。偶因戲筆。遽肇訟端。觀察深悔粗疏。自認誣妄。因求奇鬪之句。幾成訣絕之嫌。舍弟江南。家兄塞北。本莫須有之詞。猿啼呂四。狗吠張三。亦徘諧詩之類。重勞申訴。合與辯明。查例載誣人謀反。則革職罪尚有餘。若經云怨耦曰仇。則亡國寶墓於此。姬固深明大誼。夙號多情。重譴固不忍聞。敗家尤非所願。今斷令罰鍰自贖。屈膝請和。餉阿杜之金釵。叩眉樓之玉屧。亭長誓無外舍。秋娘長此專房。身如色子。雖第四而有徹骨紅。渠本聖童。當抱一以為天下式。至於句同釘鉸。格類打油。即非開罪鴛幃。亦恐貽譏雉園。此後如昌黎太白。始可言詩。非金荃玉溪。不堪餉客。敢復粗豪自詡。遠有杜工部之藤條。專以纖巧為工。近有張文襄之橫點。正吟壇之體。除反目之根。其人其詩。庶幾雙美。觀察縱思蠢動。如河東之柱杖何。

倘敢故違。有玉兒之牡荆在。是用戒渠妄語。畀汝全權。汝能宜爾室宜爾家。渠必無私財無私貨。出告反面。常如玉燕之投懷。右拂左縈。願在羅衣而爲帶。從此金龜夫婿。夜夜雙眠。銀鹿佳兒。生生不已。豈不懿歟。此判。

補錄

天仙部三女伶詩三首 有序

天仙園者。滬上四十餘年之劇場也。雪團雪散。無復舊人。花落花開。屢更新主。爾乃雌風扇楚。女樂來齊。嬌鳥雙聲。莫非絳樹。眞花九影。悉是紅蓮。偶與易五郎。側帽徵歌。掎裳顧曲。涪翁莞爾。詫朱紱獨絕於佳人。象山默然。信靈秀不鍾於男子。五郎目迷羣玉。心醉三珠。贈以儷詩。徵余綺語。王琴客者。大隄楊柳。北地胭脂。近齊翠喜之名。遠奪紫雲之豔。秋波微睇。神姿妙麗以無雙。羅襪生塵。鈿尺裁量而減四。身輕比燕。吭

囀疑鶯。語音脆甚吳儂。肌理瑩於燕玉。或疑揣摩桑濮。媟嬻閨襜。則倚市乞錢。本發源於管子。繞梁垂泣。豈得已於韓娥。任是無情。未必見牡丹而不動。縱然收影。猶將攬轡珮以迴腸。色藝雙佳。當居第一。林馨者。生本清門。每諱言其姓氏。偶淪北里。思自託於良逑。出則歌扇隨身。居則淚珠洗面。但看蔥指。已知冰雪聰明。側聽蘭言。雅帶煙波氣息。入迷樓者千百輩。長鞠部者念餘年。洎乎歲月蹉跎。形骸放浪。屈才人於厮養。知好夢不到邯鄲。污菡萏以淤泥。嘆慧根難生淨土。然而夏姬三少。老尚多情。秋娘一花。好猶堪折。口中賓白。皆三十六體之詩。天上歌聲。逐二十五郎之管。以酒爐之放誕。寄笳拍之牢騷。張好好晚曳青裙。與文人而同慨。徐翩翩自書金扇。覺蕩婦之可憐。藝精色衰。屈居第二。王寶寶者。技亞於琴客。年小於林馨。大抵奇花媚於初胎。香草採於莩甲。若荳蔻梢頭。十年未嫁。則芙蓉鏡下。及第嫌遲。是兒采旄左倚。蜚聲鸚

鷗洲邊。玉笛橫吹度曲梅花江上。蓋有年矣。技進而容光徵退。妝淡而意態猶濃。笑則百媚俱生。嬌到一團衡是。才兼文武。桃花馬上之英風。情有悲愉。楊柳樓心之歌曲。雲髻重逢羅隱。兩不如人。鏤衣再見屏山。都疑隔世。然而采遺音於朱噣。世多汐社之詩人。譜舊曲於霓裳。卿亦開元之宮女。輩行較晚。宜居第三之三人者。調絲品竹。則慧女遠勝痴男。嚼徵含商。則雄龍不如雌鳳。是用商量采選。品第名花。百人為英。千人為俊。萬人為傑。不圖得於脂粉之叢。金管第一。銀管第二。斑管第三。庶足傳其聲伎之妙。嗟乎。仙鶴錦雞孔翠。誰須三品仙衣。狀元榜眼探花。不過一場春夢。讀吾詩者。作如是觀。

王琴客

卿是天津杜宇魂。南朝瓊樹奈何春。花顏嗔喜時時換。簫譜宮商字字眞。山翠可須園令畫。月鈎重見窅娘新。榴裙籠罩知多少。七貴低

頭拜下塵。

林翾

乞與青翾一世愁。遠山濃翠兩痕秋。幾多貴介從顚倒。不辨茵藩屢嫁休。歌曲分明逢絳樹。姓名假借到紅樓。傷心四紀風塵裏。不及盧家有阿侯。

王寶寶

江漢年時負盛名。章臺依舊柳枝青。吳淞半化秋波淚。淮海眞逢玉女星。明鏡紫鸞猶髣髴。鏤衣金蝶漸飄零。休歌玉樹庭花曲。江總凄涼不忍聽。

近來曲中人。識字者少。游其間者。又乏之南都四公子之流。以致命名。多不可解。若王克琴三字。豈能入詩題耶。甚至冒古美人名。如卓文君柳如是之類。即林翾亦以林黛玉著稱。吁可異已。今改字王伶曰琴客。林

伶則用其本名。吾自作詩遺閒。促石甫和。非欲渠儂放撥燈前謝改名也。壬子十月十三日自記。

樊山滑稽詩文初編終

孫寶珩校字

